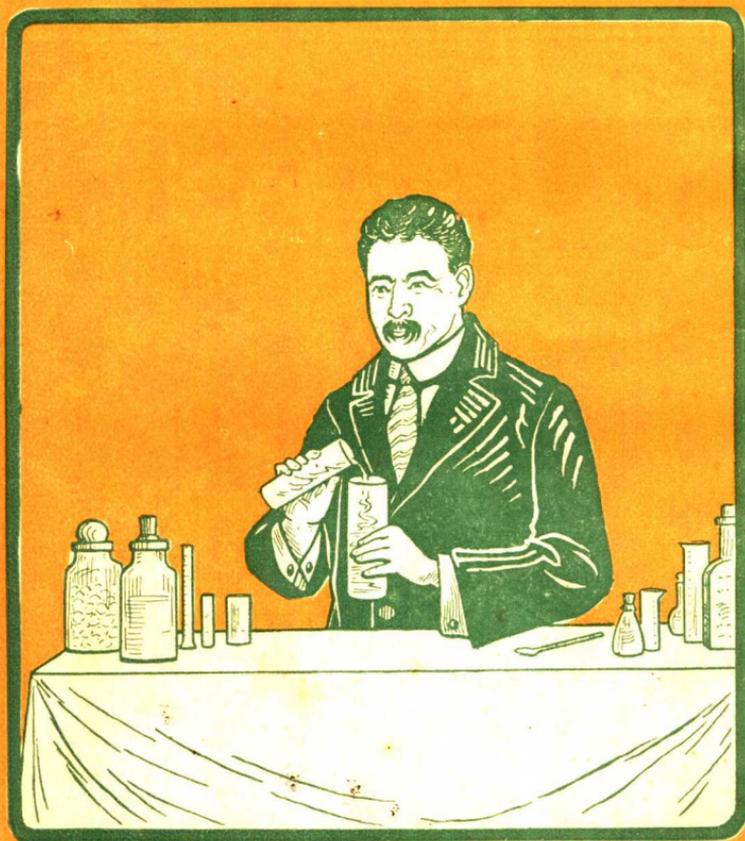
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一編

# 歷劫恩仇

下冊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

#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## 說部叢書

初集各百種

定價二十元  
廿八元

## 小說月報

月出一册每册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五釐

本報載長篇小說。短篇小說。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。情文兼擅。并有譯叢筆記。文苑。戲曲等。

## 舊小說

六集二十册

全部六元

吳曾祺編。上溯漢魏。下迄清末。凡千餘種名家小說。萃其精華。都為一編。誠藝苑之巨觀也。

## 新小說

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

倫理、政治、軍事、歷史、實業、社會、科學、義俠、偵探、冒險、滑稽、寓言、言情、神怪、各類無不具備。

## 林譯小說

五十種九十七册全部十六元

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。茲特彙刊成部。俾便購閱。

## 小本小說

一百餘種 每册一角至二角

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。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。訂成小本。廉價發售。

壬(1025)

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

歷劫恩仇(一册)

(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 著 者 英 國 華 特 生

譯 述 者 河 南 王 汝 荃

校 訂 者 武 進 胡 君 復

發 行 者 武 進 惲 樹 珏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州
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

雲南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加坡

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# 歷劫恩仇卷下

## 第八章

話說北亞美利加洲大陸中央。有了一片乾燥荒涼的沙漠。不知經歷了多少年代。終爲文化所不及。自西來泥維得。直達泥柏拉斯加。北至黃石河。南至考爾來都。那有一些人影。並且地勢或高或下。相去懸殊。雪頂高山。黑暗深谷。急流飛湍。貫穿山峽。中間却抱着一個平原。冬日裏遍地積雪。真個是白玉世界。到夏日鹽鹼塵起。更如滿天雲霧。到處寸草不生。行旅絕迹。從來沒有居住的城民。偶有庖泥斯附近探險獵戶。聯羣結隊。來遊此土。要想尋個獵場。也不知隱匿幾千日。受了幾多苦。方纔脫離了不毛之地。好容易到了有草木的去處。但見迷藏巖穴。鷺飛空中。也只有禽巢獸穴罷了。看官須知。世界中荒涼的地

方。要推西來柏蘭苦北野爲第一。偌大平原。便是絕地。你道這話到底可信不可信呢。從西來柏蘭苦。直貫那箇沙漠。北望無盡頭的地方。明明現出車轍馬跡來。道旁黑色的土地上。露出好多雪白塊兒。閃光耀目。那塊兒却大小不等。大的便是牛骨。小的却是人骨了。且說千八百四十七年前五月四號。一個孤身行旅。在剛纔說的那條屍骸狼藉的荒野。已走了五百里的路程。此人的形狀。三分像人。七分似鬼。年歲倒似四十以上的樣兒。棧色面皮。凸額角。鬚髮蒼白。雙目深陷。兩個瞳人兒淡淡的。握着一桿來福鎗。却似沒有生氣。倚鎗立着。那麼大的一條漢子。本來很強壯的。只是黑瘦臉兒。衣服襤褸。又現出一箇衰老的光景了。你道何故呢。無非是受了飢渴困苦的緣故。當下此人跟踉跄跄。過了深壑。又登高嶺。要想尋些水泉。但見前面盡是鹽鹼沙土。橫着一帶高山。便樹林也沒有。須知樹林可以含蓄水氣。沒有樹林。那裏有水泉呢。此人背轉

身子。向着北東西三面望了幾望。自忖道。我已走到地盡頭了。再不料死到這裏。撲翻身坐在一塊圓石邊。說道。二十年後。此處或者有些人家。也不見得。一面把鎗放在地下。一面從右肩上取下了箇灰色大搭膊。覺得很有些分量。措手不及。從肩上跌將下來。忽然從這箇灰色搭膊中。發了一聲嬌吟。露出一箇小娃娃來。俏小臉兒。一對棧黃色的眼睛。兩隻纖細的拳頭。惡很很的說道。你跌傷了我也。此人懊悔不迭。一面把搭膊展開。扶出一個年可四五歲的小娃娃。華麗鞋兒。小紅衫子。細布裙子。顯然是個嬌生慣養的樣兒。雪白面皮。活潑潑的手脚。更不似受慣困苦的。腦後披着一縷金黃絲的卷髮兒。兩手揉着。此人忙問怎樣了。那女孩指着髮兒。很很的說道。給我將髮兒弄齊整罷。阿娘常常替我梳髮兒。阿娘到那裏去了。此人道。你娘去了多時。可是不久便來了。女孩道。去了。怪事呢。他不曾給我說過哩。便是他去尋覓泉水。也要給我說的。算

來他已去了三日了。口裏燥得很。真箇沒有水喝麼。此人道。嬌妮子。水却一時沒有。你忍耐一會兒便好了。口渴時。不好多說話的。你拾的什麼東西。女孩從地下拾起兩塊光亮輝煌的雲母石。欣然道。這個東西好頑要呢。我們回家時。給寶兄弟玩。此人決然道。將來還有好的玩意兒呢。前時我們過河時。你還記得麼。我告訴你些事故。叫你別煩惱。女孩道。記得哩。此人道。當時我們原料着前邊不遠便要有河有水。你也曾這樣說的。誰知道羅盤針也指錯了。地理圖也難憑信了。來到這裏。竟沒有水了。我們帶的水。只夠你一人用罷了。女孩不等人說完。便直瞪瞪瞧着此人臉兒。惡很很的攔說道。你也沒有洗浴麼。此人道。那更不容說了。班德先別了。皮特、墨格來高嫂子、美泥行、你娘、相繼都別了。女孩聽得。驀地將圍巾蒙着臉兒。痛號道。阿娘是死了。此人道。只剩下你我兩個。他們都死了呢。當時我盼望這裏有水。所以我背你來到此處。那料我們

直恁地命苦。實在沒有法兒。女孩忽然止住啼哭。仰着臉。問道。你說我們也要死麼。此人道。這是我說得太急了。女孩冷笑道。你剛纔說的。要嚇誰呢。也好。我們死了。可以再同阿娘聚在一塊兒。此人道。嬌妮子。你要見你娘麼。女孩道。我見阿娘時。把你待我的好處。告訴他。教他提了一大甕子水。再帶些我同寶兄弟最愛喫的那樣大麪包。兩面烘着熱熱兒。在天門上接我們。極快還得幾時哩。此人道。快了呢。說着。兩隻眼睛照定北方天邊。不住的瞧。原來遠遠天空之中。忽然現出三個黑點。漸漸放大。一會子來得近了。方見得三個灰溜溜的大鳥。在兩人頭上盤旋著。落到身旁一塊巖石上邊。原是西極產的一種大鵬鳥。這裏的行旅。但凡見了這鳥時。便是死兆。女孩指着鵬鳥拍手兒驚嚇他。歡叫道。大雄雞兒。大雌雞兒。旋又轉向此人道。這箇地方也是上帝造成的麼。此人茫然道。自然也是上帝造的呢。女孩道。乙里腦斯、米嫂里。都是上帝造設的世

界兒。我疑心這箇地方。不是上帝造成的。所以這樣的不完備。把水兒樹兒都忘却了。此人道。你快些念經禱告罷。女孩道。還沒有到夜裏呢。此人道。沒有一定的。念經總是好的。上帝決不瞋怪。當初我們在原上時。你在車子內。每晚念的。再誦了幾遍。女孩先問道。你爲什麼不念呢。此人道。我忘記了。自從我長得與這桿鎗一樣高。我便沒有用這個功。眼見得太生疏了。你領頭念起。我和着。女孩便把那塊搭膊舖在地下。道。你同我都跪下罷。當下巖石上邊。那三個大鵬。都瞪着眼。往下瞧。隨後叫了兩聲。彷彿有矜憐兩人的意思。禱告完畢。便立起來。也顧不得鵬鳥的危險。女孩一頭鑽入此人懷裏。翻身便睡。此人看守着一會子。也覺得乏了。原來此人。三日三夜。未曾休息。漸漸有些不濟。一顆頭直沈到胸脯兒上邊了。大約睡了一點半鐘的樣兒。忽然荒原上極遠的天邊盡處。起了一片灰塵。中間障着霧氣。却似人馬奔騰的樣兒。若在饒裕地方。這箇

光景。敢斷定是一大羣牲口在那裏喫草呢。但在這個地方。那裏有這回事呢。後來漸漸近了。塵霧中間。恍惚有好多帳篷車子。前後排着帶甲的馬軍。很似向西方遊歷的大隊旅客。但何以這麼多呢。當下頭隊已到山麓。後殿還在天邊。兀自望不見尾。偌大一箇荒原。綿綿延延的排着大車子、小車子、騎馬的、步行的。婦人們攜着包裹。兒童們在車旁玩跑。說不盡的一種混亂。據這光景。又不似尋常行旅了。倒似遊牧的教民。不知被什麼事情逼迫了。要去另尋箇安身立業的地方。當下那樣混亂。巖石邊睡的那兩個人。却還沒有驚醒。前行的十餘騎。有幾個黑鐵面皮。穿着皂巾大褂。帶着來福鎗。到了峭壁之下。都勒住馬。計議了一會子。當下一個厚嘴唇。光頭頂。蒼白頭的漢子道。兄弟們。向右邊去。那裏有井。又一人道。向西來柏蘭苦右向去。就到老格蘭底了。又一人叫道。別怕沒水。能鑿石取水的上爺。決不至於棄絕他所超度的人民的。衆人齊聲

答道。說的是。正要前行的時候。內中一個少年眼快的。指着上邊峭壁。發了一聲喊。原來峭壁上邊。長着一束藤蘿。映着後面灰色巖石。簌簌的動個不住。衆人見了。齊勒住馬。托着鎗。後邊的馬健。也早飛趕來前。齊聲發喊道。美洲紅土人來了。一個爲首的長者道。此處想是不能再有什麼人的了。自從我們過了庵泥斯。越了這座高山。便是個人影兒。也沒有見的。一人道。斯丹高生。我們上去瞧瞧。接着十數人叫道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那位年長的道。把你們的馬兒。都留在下面罷。我們便在這裏等候你們罷了。這會兒。十數個後生。都下了鞍。繫好了馬。照定長藤蘿的峭壁。緣着崎嶇山坡上了。原來這些少年。却都是手脚靈便。慣做探子勾當的。當下都靜悄悄兒走的飛快。下邊的人都仰臉望着。當下頭前行的那個後生。忽然發了一聲喊。及至衆人趕前瞧時。都呆了。原來山頂倒很平坦。躺着好大一條漢子。長鬚。寬膀大臂。只是瘦的很。仰着臉。呼呼的

鼾聲如雷。分明是睡着了。懷內躺了一個小女孩。白胖膀臂。抱着漢子。襖褐色多筋肉的頸項。女孩的金絲髮頭兒。枕着漢子的木綿翦絨褂子胸膺。張着櫻口。露出雪白牙齒。一副笑嘻嘻的臉兒。旁邊惡狠狠的立着三個大鳥。見這十幾個後生來了。暴雷也似叫了幾聲。大有失望的意思。都一齊飛去了。石邊睡的兩個人。却被這鳥聲驚醒。忽然見着面前站了十幾個少年。也呆了。後來這漢子爬將起來。望下面一瞧。不是睡前的荒涼景況了。卻擁擠着無數人馬。兀自面上現出疑惑樣兒來。用手將眼揉了兩揉。自言自語道。我敢是眼暈了麼。當下女孩也來在漢子身旁。只管往四面呆呆的看。却不作聲。直至衆少年說明來歷。二人方纔釋然。一個後生抱着女孩。放在肩上。又兩個後生扶着漢子。都往山下來了。行走中間。漢子說道。我名喚姜福老。我們同行二十一個人。單撇下我同這女孩兩個。他們未到這裏。却都飢渴死了的。一後生問道。這女

孩是你的女兒麼。漢子道。現在算是我的女兒了。因為我曾救他的。並且將來也無人受領。從今後他便改名叫疏西福老了。說罷。見了這些少年。都是雄糾糾的。黑色面皮。很詫異的。問道你們是甚等人。一後生道。我們萬數人。都是上帝罰下人世遭磨難的。後來神師米路奈見了我們。把我們都超度。做了教士。漢子道。我倒不會曉得這位神偶。你們既是受神偶超度了。便同神使一般。一少年厲聲道。苟嘲笑神聖。我們尊信的聖經。乃是神師交顯夫斯密。在迫爾米拉。得的天書。在金板上。雕刻的埃及文字。我們當下是從惱蕪州。乙里腦斯國來的。那裏還有我們修造的宮室。我們原為避那等不信上帝的惡徒。要另尋一個安身立業的往處。縱然是一塊沙漠。我們也甘心情願。樂得清靜。姜福老聽了惱蕪地名。忽然提醒道。是了。你們是茂芒教士。是麼。衆少年同聲答道。我們正是茂芒教士。姜福老道。你們現在要往那裏去呢。少年道。我們並沒有目

的地。只聽着那位能預知將來的教主行着。却似上帝引導一般。你是必須去謁拜他的。他總有一番言語指導你。說話間。却早到了山坡之下。那裏圍着一簇行旅。見了姜福老父女二人來了。都驚喊了一聲。倒都有相憐相憫的意思。那十幾個後生。擁着姜福老父女。仍然前走。後面跟了一大羣教士。一逕來到了一輛寬大精緻的馬車。旁邊別的車子。少了兩匹馬駕着。多了四匹馬駕着。只有這輛車子。是六匹馬駕的。車旁坐了一人。年紀不過三十上下。大腦袋。氣概堂皇。分明是剛纔說的教主了。當下正讀着一本棧色皮書。看見衆人來了。把書丟在一邊。問明來意。却背轉身子。向着福老父女二人。鄭重說道。你們既然入了夥。却只能信仰我們的教。我們教內。從來不容惡人的。假如你們把持不定。到後來壞了教規。那倒不如暴骨荒郊的好。我說的。你能允從麼。福老拍着胸脯答道。無論如何。我都依得。衆人止不住都笑了。獨有這位教主。威風凜

凜的。又說道。斯丹高生、你好生帶了他們去。給他們些飲食。還要你將我們的聖經、教給他們些。現在我們停的時候也夠了。走路罷。往桑痕去。只聽得一聲喊叫道。往桑痕去。也不知接着有多少人。一口遞一口的喊着。那聲音順着空谷。傳到天邊去了。當下鞭子響。車輪鳴。偌大個荒山窮谷。登時有了活氣。那時斯丹高生領着二人上了車。斯丹高生又叮嚀道。你在這裏靜養着。不上幾日。你的乏困敢就大好了。只是以後須牢記着。你是我們教中的人了。教主柏里法母殃已經承認的。教主吩咐的話。便是神師交顯夫斯密聖律上註定的。交顯夫斯密聖律。便是上帝的訓言。

### 第九章

話說茂芒教士、在路上受的苦楚。一言難盡。但非本書主旨。也不多贅。單表自米西西皮邊境。以至石頭山西麓。真箇到處出阻礙。寸步也難行。而茂芒教士

百折不回的志氣。要算是古今無匹了。中間戰野人。戰猛獸。戰飢渴。戰勞困。戰疾病。凡是造化所有的艱苦。件件都嘗過了。却件件都戰勝了。你道何故呢。便是安古魯撒克遜人獨具的一箇忍字。到後來歷盡了危險。吃盡了苦辛。一眼望見前面猶太山谷裏。在這清天白日之下。好大一片饒衍之地。但聽教主說道。那便是上帝預定下的地方。永世歸屬我們了。衆教徒聽着。一個個都跪倒地下。誠心頌祝。後來教主柏里法母殃指揮衆人。整理一切。劃定了水陸區域。先把都城地點選定。周圍田野。分配衆人。業商者。仍就商。習工者。仍作工。都城以內。開街衢。建宮室。那麼快當。好似神工佐治一般。鄉野裏。通溝渠。豎範籬。整阡陌。播種子。到了明年夏間。遍野金黃。長的都是麥子。猶太自從來了這夥居民之後。真箇是百廢具舉。非常興盛。更有一樁事兒。最難淹沒的。便是茂芒教徒於郡城中心。修了極高極大的一座宮殿。從早起直到夜裏。鋸聲。斲聲。不住。

的響。正是衆教徒感激教主給他造了。做紀念的。再說福老父女當時都隨着茂芒教徒。得了安身地方。初時斯丹高生引着硫西同他的三位夫人。一個孩子。坐在一輛車內。那孩子年方十二。便覺性子很不純良。這是後話。暫且不提。單說當時硫西一則正在少年年紀。一則是無母的弱女。很爲三位夫人痛惜。因此路上頗覺順適。福老後來。身體養得強健了。引探路徑。打圍行獵。諸般向前。衆人很喜歡他。到了猶太以後。從衆公議。福老也同衆人均分了一樣大小一樣肥饒的田產。獨有柏里法母殃。原係教主。斯丹高生。開母保爾。姜斯頓。得來伯。四人。原係上等牧師。是另外的。當時姜福老既受了田莊。先造下一座堅固屋子。嗣後連年擴張。成了一個大大的莊墅。福老原是個老成練達的人。性情勤儉。一年裏自朝到晚。總是整理田畝。未嘗少息。因此家業非常發達。不到三年。卽和衆人迥然不同。六年小康。九年富有。十二年之後。遍鹽湖城中。像他

這樣饒富。不過三五人。從地中海直達瓦沙山。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姜福老的名字。但有一件。最犯衆人猜疑的。福者自從來到猶太。不娶妻室。任人如何勸說。只是置之不理。因此有說福老輕視本教的。有說福老是個守財奴。不會享福的。更有說福老前曾結識個美髮女子。流落在大西洋岸上的。無論如何議論。福老總是甘作鰥夫。誓不婚娶。因此福老又得了箇固執的名兒。疏西長在這座莊墅。幫助福老。治理家務。光陰迅速。疏西也將近成人的年紀了。很有個美人的模樣兒。很溫柔的。有時騎了一匹款段小馬。那樣輕捷便利。實在好看。那時福老有了錢。疏西又是个愛女。百依百順。打扮得一身美洲的時裝。分外出色。在地中海沿岸。算是一个花魁。看官須知。這疏西雖然是个天真爛漫的好女子。却有了一段因緣。背着他父親福老。所以福老兀自不知哩。論起這段因緣。是再想不到的。真正千載不遇的奇事。當時便疏西自己也沒有措意。直